

霸權興衰史

第一章：西方的興起

當時的東西方並沒有太多的交流，不過在西方各方面崛起之前，作者對同時期的其他國家作了一個大概的介紹。

明代中國

中國在當時各方面已相當的發達，其技術的早熟也是為人所知。但是因為明政府沒有進一步向海洋發展，錯失了登上世界舞台的機會。第二、極端保守的儒家政治，以及重農抑商的政策，並未鼓勵人民從事商業活動。

回教世界

鄂圖曼土耳其人的擴張行動，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然而日子久了，也是問題叢生。首先，土耳其人的帝國主義與西方式的帝國主義有所不同，並未因擴張而在經濟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其自我封閉的態度，失去了宰制世界的機會；其後繼任的回教蘇丹又多為平庸之輩，加以日益嚴重的專制集權和保守態度，破壞了帝國的制度。

日本與俄國

日本：

最初企業家在海上也與軍閥和軍事冒險家展開了競爭，而基督教傳教士與西方的葡萄牙與荷蘭的交易，使西方對日本的影響較中國為大。武器的輸入使日本軍閥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軍事統治。而幕府放棄了海外擴張政策，因而斷絕了與外界的一切接觸。直到美國軍艦的強行扣關，才改變日本的一貫政策。

俄國：

俄國的地理位置使其與其他國家的接觸甚少，而且當時俄仍算是相當落後的國家，社會上存有許多問題。

接著，作者開始論述有關歐洲國家興起的原因。若我們檢視當時歐洲的權力結

構，可以發現歐洲的特徵是政治上的分裂。也就是缺乏一個一統的大帝國來宰制歐洲，這可能是因為歐洲先天的地理環境使然，支離破碎的地形，使得歐洲形成一個個小城邦的狀態，如此在貿易、經濟與軍事上就呈現彼此競爭的態勢。但貿易與軍事又結合成一種共生的關係，在經濟與軍事多元化之下，貿易的發展促成了軍事的進步；軍事的需求又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契機，隨著武器的發展，使得軍事實力的天平正迅速朝歐洲有利的方向靠攏。另一方面，武器的進步使得歐洲因此取得了相較於其他文明和權力中心更有決定性的領先地位。如此，造成了歐洲確保了政治多元化；並獲得了海上的霸權。隨著海上技術的領先，使得歐洲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二章：哈布斯堡家族爭霸史 1519~1659

接下來，作者討論有關在 1519~1659 年時期的哈布斯堡家族(我簡稱哈族)的歷史。並由其在政治、經濟與軍事來分析哈族的興衰。當時哈族在西班牙和奧地利的成員統治了幾乎整個歐洲，第二章主要在討論該家族間與其他國家間的鬥爭。由於歐洲政治多元化，大大小小的國家在體系中的互動與日後哪一個會成為強權，將是下一章所要討論，本章首先討論戰爭發生的成因：第一是宗教改革，因宗教上分裂而發生的衝突；第二是哈族的建立，由於哈族的不斷的擴張，使得其他國家起而企圖減低其影響力。哈族在經濟上的優勢，可使人推測其強大競爭力，但日後卻因為幾點原因而失敗瓦解。第一、軍事的進步，使得戰爭的規模、費用和編組急劇的增加，如此便會拖跨哈族的財政。第二、哈族野心太大，樹敵過多，戰線太長。第三、政策錯誤，因為決策失當，對所轄人民的各項政策失當，不但在國內經濟、政治各方面問題產生，且衰敗的經濟無力供應戰爭所需。最後只有走上失敗一途。

結論是，雖然哈族有豐富的資源，但由於他們窮兵黷武，連年征戰，最後過大的軍事支出終使其日益衰落的經濟基礎不勝負荷，其他歐洲國家的損失雖然也很慘重，但他們在維持物質資源與軍事力量的平衡上卻比哈布斯堡帝國略勝一籌。

第三章：財政、地理和戰爭的勝利（1660-1815）

1660 年之後，歐洲列強之間的多集體系漸趨成熟，並且以所謂的「民族利益」

作為和平與戰爭的考量。不斷重新組合的鬆散聯盟與各國之間乎敵乎友的情形不斷發生，「實力政治」(realpolitik) 已然成為國家制定政策的依歸。

金融革命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各國之間的戰爭其最後結果，勝利總是屬於較能保持信用以及後勤補給不虞匱乏的國家，或是聯盟。由於此種對於金錢的需要，便構成 17、18 世紀之交的金融革命。此外由於金屬不足，以及經濟行為的可預測性增加，促使歐洲各大城市開始出現錢莊與期貨商人，奠定近代經濟體制的基礎。

此時，國家實力反應在財政上最為明顯者莫過於英法實力的對比。法國在自然資源、人口以及技術方面享有優勢，但是英國卻有較為健全的財政體系與借貸能力，事實上法國不健全的財政體系甚至破壞了陸海軍的戰爭成果。

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此處所謂的地理因素，包括一國氣候、自然資源、生產能力、通商道路以及在多國戰爭之中所處之戰略位置。荷蘭在 17 世紀初期享有許多優勢，但是 18 世紀時英法採取重商政策因而傷害了荷蘭的航運與商業。1688-1748 年間與法之戰爭，除了造成荷蘭生命財產的損失之外，更使荷蘭無法與英國競爭海外殖民地，對外貿易更陷入停頓。

18 世紀的法國為路易十四執政時期，其積極向外擴張，但地理位置限制了法國的發展。美俄則因為地理上的優勢，發展時沒有後顧之憂，與西歐交往也呈現一對一的局面，本土無虞受到攻擊。但此時仍由英國處於領先地位，因為其地理優勢與經濟利益結合，使英國可一方面朝向歐洲大陸，維持歐洲均勢，另一方面面向海洋，強化其在海上之優勢地位。

贏得戰爭：1660-1763 (The Winning of Wars, 1660-1763)

法國於此時雖然充分利用其優勢使西葡、英荷互鬥，但至 1689 年底，法國成為獨自面臨與荷、英、西、哈布斯堡等國作戰。1692 年之後英法海上競逐成為互相破壞對方貿易之持久戰。1701 年英荷與奧地利聯盟抵制法國之野心，發生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13 與 1714 年簽定的 Utrecht 與 Rastadt 條約結束了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約束法西永遠不得合併，英國新教徒之王位繼承權反而獲得確認，英國成為最大受益者。歐陸政治、經濟、軍事之平衡因此得以維持三十年。

1755 年開始，法國與奧俄聯手，英則與普結盟，雙方進行所謂的「七年戰爭」。此時英國藉著其金融實力與普之戰爭藝術取得優勢，並藉此獲得利益，取得海外殖民地。

贏得戰爭：1763-1815 (The Winning of Wars, 1763-1815)

「七年戰爭」使列強不勝負荷，對外改採溫和政策，對內則進行反省與改革。英國此時遭逢國內壓力，法國則欲趁機獲取殖民地利益，使英國面對美國獨立時處境更加艱難。

此時東歐三強，俄普奧鼎立，誰也不願破壞均勢，只能以犧牲弱國利益以擴張領土，因此 1772-73、1793、1795 年波蘭三次遭到瓜分，此時俄國於瓜分波蘭時所獲利益最多。

1783 年英國開始逐漸恢復，法國則於 1789 年發生革命。其後之拿破崙戰爭中，經濟因素成為主要決勝關鍵。拿破崙宣佈「大陸封鎖令」，實施貿易禁運，使英國面臨危機。但歐陸各國反抗法國之革命，使法國備多力分，英國本身工業也亦趨成熟，因此法國並未使英國真正屈服。

第四章：工業化與全球均勢的變遷

近代國際體系之特徵如下：1. 全球經濟體系整合開始出現，並且於 1840 年之後有重大成長。2. 國家之間的衝突仍然存在，歐洲與北美加緊對落後地區的征服。3. 工業革命之新科技對戰爭產生影響。

此時，國際經濟的成長、工業革命激發的生產力、歐洲的相對穩定、持續的軍事科技現代化，以及戰爭型態轉變為局部的短期戰爭等因素，對各國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其中，以英國基於經濟型態與地緣優勢而獲利最大。

非歐洲世界的厄運 (The Eclipse of the Non-European World)

由於工業革命，使歐洲生產力急遽上揚。此時中國與印度在經濟的某些方面甚至完全沒落，傳統市場被英國紡織品攻佔，逐漸成為非工業化，歐洲擁有某些決定性的經濟與軍事優勢。

英國充當盟主？（Britain as Hegemon？）

英國此時工業能力佔全世界 40-45%，但以下情況值得注意：1. 1815 之後幾十年中，英國的 GNP 不可能始終保持世界第一位；2. 此後英國的工業並未作良好規劃，放任思想盛行，英國軍隊的情況反而停滯不前，亦即經濟的進步並未反應在國家的戰鬥力之上。

海外投資雖然為英國帶來豐厚收入，但也造成幾方面的影響：1. 促成其他國家之長遠發展，間接扶植投資當地之農工業，甚至在日後成為英國之競爭對手；2. 越來越依賴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反而提高了脆弱性。

「中等強國」的情形（The “Middle Power”）

1815 年之後的半個世紀中，經濟與科技進步對歐陸各國的影響遠不及對英國的影響，因為歐陸各國的工業化基礎遠低於英國。此時，歐陸之政治外交情勢亦不許有大變動發生，政治問題多被國際化，以防各國片面行動，國際秩序得以穩定。

普魯士：提出「日爾曼問題」挑戰奧國權威，但遭遇俄國之對立。其他地區則受法國之威脅。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統治受到挑戰，僅能苟延殘喘。法國：欲藉歐洲協調，以恢復大國地位，或是與某國建立密切關係以達自身目的。但此構想缺失有三：1. 此假想盟國可能反過來利用法國。2. 法國政權更替頻繁，影響其對外關係。3. 大國此時都不願改變現狀。但因為法國幅員遼闊，對歐洲其他大國也產生嚇阻作用。

克里米亞戰爭與俄國的衰落（The Crimean War and the Erosion of Russian Power）

1815 之後幾年，俄國之相對國力衰退最快。在克里米亞戰爭之中，俄國之海陸軍比不上英法等國，加上後勤與經濟上的弱點，終於使俄國嚐到失敗的命運。

美國與南北戰爭（The United States and Civic War）

由於人口在質量方面的成長，以及與英國密切的貿易關係，使得 1861 年南北戰爭爆發之前的美國已然成為世界經濟巨人之一。北方最後憑藉著人口與經濟優勢，擊敗南方各州，獲得勝利。

德國統一戰爭（The Wars of the German Unification）

1860 年普魯士開始「軍事革命」，1871 年德意志完成統一。其後數十年美日兩國分別關注於內戰重建與明治維新。歐洲出現「五強政治」局面，俾斯麥之第二帝國成為歐洲龍頭，義大利雖已統一，但未能成為強權。只有英俄方可抑制德國擴張之野心。新的平衡正逐漸建立。

第五、六章：中等強國的危機（1871~1942）

所謂「中等強國」，乃是和「超級強國」的對稱。作者認為，1900 年~1943 年間是超級強國（美、蘇）的形成期，在此以前，英、法、奧地利是舊的中等強國（19 世紀英國給人的感覺是一種霸權，但是英國的陸軍始終很小，殖民當局深知他們是用海軍和資本在慘淡經營），美國、德國、日本則是新的中等強國，形成一個多極世界。

19 世紀下半葉，特別是 1871 年以後，德國、美國等國家開始快速工業化，這使得國際力量對比逐漸變得不利於於舊有的一流強國。這個時代的國際體系也比過去顯得更加動盪，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 1、1880 年以後列強瘋狂進行殖民地爭奪。
- 2、各國加強陸海軍軍備。
- 3、各國建立平時同盟。

1918 年以前，世界體系主要還是由歐洲國家當家作主。不過在 19 世紀末期俄國、美國由於土地人口的關係，被認為有成為超級強國的潛力，但是當時各個中等強國在面對國際現狀的新挑戰時，「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的觀念很重，中等強國就面臨了生存、競爭的危機。

世紀均勢的變動

19 世紀末，世界均勢變動極大，原本各國的經濟潛力和實際軍事實力完全是兩碼子事，但進入工業化時代後，兩者的相關性就極大了。

接著，作者舉出人口、都市人口、人均工業化水平、煤鋼產量等指標，以顯現

世紀均勢的變動之快。

大國的地位

義大利：名義上有強國地位，經濟成長亦快。但有缺點：文盲率高、工業潛力低、南北差異大，義大利政府跟腐敗的國民黨一樣重北輕南。

日本：至少在遠東算是一個強國，民風強悍。但在此時，軍事、經濟都難以與其他強國相提並論，資本、武器、工業都不足。

德國：WWI 前人口在歐洲僅次於俄國，但質量則遠過之（新兵的文盲率：義大利 33%，奧匈 22%，法國 6.8%，德國 0.1%），工業實力與英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陸軍質、量均佳，海軍快速增強中。弱點：身處中歐，其發展為周圍各強國恐懼。

奧匈：工業成長快，但各地發展不均，又民族問題嚴重，一份命令需以 15 種語言下達，國防經費也不足。

法國：資本流動豐富、建立廣大殖民帝國。弱點：政府更迭快速，人口成長停滯，工業發展落後仇敵德國甚遠。

英國：當時世界最大帝國，具有 1200 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弱點：工業成長速度不及新興的德國、美國。

俄國：人口、土地皆巨大。弱點：人口品質低，工業人口比率（1.75%）低、工業現代化程度不足。

美國：地理條件佳、擁有一切經濟優勢、工業成長快速、發展之快，成為歐洲的競爭對手，終於在 WWI 後壓倒了歐洲。弱點：此時軍力仍甚小。

聯盟與戰爭趨勢

俾斯麥外交的特點是外交結盟多變化，而且產生平時結盟。但日俄戰爭後，大體上結盟已經固定化，只有美國未受影響。日俄戰後，俄國一度被視為二等國家，歐洲均勢向德國傾斜，促成了英法協商的「外交革命」。

此後歐洲走向兩聯盟軍備競賽，以至於戰爭。

總體戰

WWI 是一場總體戰，以 1917 年為界，1917 年以前以歐洲五個中等強國為主：英法俄 V 德奧。資源上協約國在多項指標具有優勢，但是優勢不大，在鋼鐵產量甚至不及同盟國。1917 年以後，雖然俄國退出，但是協約國加入美國生力軍後，所有指標都大幅超越了同盟國，在雙方以總體國力為賭注大量犧牲後，協約國終於獲得勝利，但是美國國力從此凌駕歐洲各國。

兩極世界的來臨

戰後國際秩序

1900-1943 年是兩極世界的成形時期，在 1918 年，美國已經是舉世無可爭議的頭等強國，但是，由於美國迅速從歐洲撤軍並採取孤立主義，俄國共產革命後也採孤立主義，因此國際體制與基本的經濟現實變得很不協調，WWI 後受創頗深的英法仍是國際外交的中心。

1919 年的新國際體系比戰前更為脆弱：

凡爾賽及其相關條約產生了一批既得利益者與亟思復仇者。

大戰的傷害已經很慘烈，1919 年後東歐次要國家間的戰事卻又持續了好幾年。

德國、俄國間，出現了一批新興民族國家，卻都不是強國，正好成為德俄擴張的目標。

整個來說，1919 年的新秩序是很失敗的，甚至可以說「希特勒就是誕生在凡爾賽的」，其後德國在歐洲稱霸的野心甚至遠大於 1914 年時。

戰爭策源地

義大利：莫索里尼建立起龐大的軍事力量和極高的外交聲望，但是事實顯示，老莫的作為大多都只是假象，義大利還是很弱的。人均收入落後英美一個世紀，南北差距嚴重不平衡、資源不夠、農業佔 GNP 的 40%。

日本：日本人民刻苦耐勞、日夜奔馳，在戰間期的經濟發展僅次於蘇聯，1938 年的工業實力已經超過法國。海陸軍皆強大，但軍費佔預算比率甚高，與中國的戰爭已經拖累了經濟，與美國開戰更是不智，美國的工業實力在當時至少是日本

的七倍。

德國：WWI 後處境極差，只有半自由地位，人人都想修改凡爾賽和約。希特勒上台後，無限制擴張軍備，軍備拖累經濟，只好向外（奧地利、捷克）擴張已求立即可得的外匯和資源。1939 年向波蘭的舉動本來只是一項有限的掠奪行動，但是卻造成了 WWII 的爆發，此時德國尚未完全準備好要開戰。

英國與法國

法國：WWI 後法國擁有歐洲第二位的陸軍和空軍，大量的黃金儲備，並在歐陸的外交上居最主要地位。但是大蕭條還是拖跨了法國的經濟，WWII 前幾年法國的軍備、軍事預算均遠遠不能與德國相比。法國社會內部也有許多問題，如工時太高、貨幣貶值...，導致甚至有人期望在法國也出現像希特勒一樣的領導者。在外交、軍事、經濟都不景氣的情況下，法國的舉動只好依英國馬首是瞻，但是英國畢竟有海洋保護，她對德國的反應總是不那麼激動，所以歐洲事務的主動權就交給希特勒了。

英國：英國在戰間期的經濟狀況不佳，大蕭條後始終沒有恢復，還為一連串內政和殖民問題所苦。總之，英國的國力大不如前，而她又得在虛弱的工業基礎上保護全球的殖民地，因而顯得力不從心，遺憾的是，法國似乎沒看出這一點，還以為英國可以向 1914 年那樣，幫助法國阻止德國的入侵。

幕後超級大國

蘇聯：俄國在 WWI 的受創最深，1920 年的工業產值只有 1913 年的 13%，由於孤立，外貿全部終止。史達林的計畫經濟，以壓低消費支出的方法，讓 GNP 快速上升。由於工業產值的增加，到 1930 年代後半，蘇聯已經建立起一支龐大的陸、空軍，但其質量差德國甚遠，軍官且常常被整肅。

美國：美國在 1920 年代異常強大，生產量超過其他六大國的總和，但在國際事務並沒有發揮應有的影響力。經濟大蕭條後，美國的復原很慢，而且她在 WWII 來臨時顯然未達最佳狀態，但是美國的實力太強，一旦美國重整軍備，她就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國家。

無法避免的危機

國際聯盟對侵略是束手無策。在秩序幾乎癱瘓的情況下，張伯倫成為英國首

相，他對蘇聯有戒心、對羅斯福的冗詞蔑視，對法國外交不信任，視國聯為無效機構。他試圖以領土變更換取德國的妥協（綏靖政策），並希望把義大利拉出於軸心國。但是很遺憾的，這兩個目的都無法達到，當張伯倫不願在波蘭問題再度讓步，而德蘇又達到瓜分波蘭的協定時時，WWII 就不得不爆發了。

第七章：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遷一

一九四三~一九八〇

利用優勢（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Overwhelming Force）

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場戰爭正式從歐戰演變成名符其實的全球大戰，世界武力均衡在美國全部動員後也發生根本的變化。反攻行動分為東西兩戰線：西戰線的反攻由美國領導，首先從太平洋展開。在海上戰鬥中海軍航空部隊包括航空母艦及反潛護航艦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空中也取得了歐洲上空的制空權。東戰線的蘇聯投入大量人力武力，以數量上的優勢消耗德軍的力量。

這些勝利的成果可能因為德日領袖在一九四一年後犯下許多政治和戰略的嚴重錯誤，但我們很難斷言這些因素是導致軸心國失敗的主因。不過我們所知道的是從長遠來看，同盟國優越的生產力是它們成功的主因，也就是它們的優勢。這項優勢使得同盟國軍隊雖然在戰術、經驗及素質上都比不上德軍，但是能獲得戰爭的勝利。這些優勢包括蘇聯坦克及大砲數量上的優勢；美國驚人的造船速度及飛機的產量。英美聯軍和蘇聯紅軍從不同的角度證明了一個真理：在曠日持久的大規模聯盟戰爭中，誰的財力最雄厚，誰就可以取得最後的勝利。

新戰略局勢（The New Strategic Landscape）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列強間的均勢產生巨大的變化。昔日的兩強：法、義以黯然失色，德、日稱霸的野心也失敗，英國雖幸存但光環漸退。世界秩序用德波特（A. DePorte）的話來說「從一個體系轉變成另一個體系」，兩極體系世界到來。現在似乎只是美國和蘇聯稱得上舉足輕重的超級強權，而美國又佔有極大的優勢。

美國國內生產毛額受戰爭支出刺激大幅上升，國內工業生產大幅成長，在經濟上，整個世界已是美國的囊中物，這種經濟力量也反應在軍事實力上。不僅是強

大的海軍及制空權，更驚人的是當時獨一無二原子彈的發明。美國一直保持軍事優勢的形象，直到韓戰爆發才有所改變。美國擁有如此優勢的經濟和戰略地位，在舊強權紛紛淡出之後，馬上填補了這個真空，登上世界頭號強國的寶座，將勢力往全球擴張。事實上，在大戰期間美國的勢力早已隨戰爭擴散到世界上。於是，一個「美國支配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時期正式展開。

這個時代的經濟狀況隨著戰爭的結束，如果不開闢新的市場吸收美國國內的生產，美國的出口工業將會衰退。加上大戰期間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指出，三〇年代全球經濟危機的起因是市場不自由所導致的機能失調所引起的，因此美國藉機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以滿足西方資本主義的需要，促進西方世界的繁榮。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間出現了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及關貿總協（GATT）等國際經濟組織。在這種經濟架構下，如果想獲得重建的資金就必須同意自由兌換貨幣和開始自由競爭。

這種架構的缺點在於：一、這些機構的資金不足以支應戰爭所造成的整體破壞。二、這種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制對競爭力最強的國家有利，但對其他競爭力低的國家則有害。這種情形一直到美國意識到歐洲國家的不滿及蘇聯影響力的擴大才改變，美國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同意提供巨額資金給自由世界做工業發展之用。至此，美國已完全違背早期不願過度介入國際糾紛的立場，致力向全世界推廣美國的理想—自助自立、自由貿易及民主精神。

然而，美國的影響力卻很難滲入由蘇聯所控制的地區。長期的戰事使蘇聯將其勢力擴張到東歐及遠東地區，並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聯合，決心在此實施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政策。蘇聯雖然成功的擴大勢力範圍，但是它的經濟基礎在戰爭時受到嚴重的傷害，遠遠不如美國。戰爭時蘇聯的軍火生產及前線作戰都大勝德國，但是它的勝利完全依賴大規模軍事工業生產及大幅削減其他工業生產。所以，基本上蘇聯在一九五四年時是軍事上的巨人，經濟上的侏儒。由於租借法案（Lend-Lease）的中止，蘇聯又因附帶的政治條件拒絕接受美國的援助，因此只好回復一九二八年之後的老方法：利用本國資源強力發展經濟。

雖然有一點小成果，但總體而言蘇聯的經濟並沒有起來。主要原因有：一、戰爭使蘇聯的經濟成長延誤了十年之久，命脈所繫的農業繼續遭到冷落，農業生產萎縮，糧食產量劇降。二、為了嚇阻可能的侵略者，保持對勢必範圍的控制，蘇聯在戰後一直想要全力維持強大軍力。為此必須投注國家經濟於軍力維持及武器

研發上，無力發展國內經濟。除了軍事實力之外，蘇聯的實力得以維持還是一個原因，就是史達林在國內實施紀律及絕對的服從。

蘇聯帝國的發展證實了麥金德（H. J. Mackinder）等地緣政治學家的預言：一個龐大的軍事強權將控制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並向「邊緣地帶」擴張，只有各海上強權起來反抗，才能保持全球勢力的平衡。幾年後美國受到韓戰的震撼，才放棄了「一個世界」的觀點，承認國際舞台已展開兩大強國的鬥爭局面。美國和蘇聯成為操縱半個地球命運的兩個國家，都信奉向世界施加政治壓力的「全球主義（globalist thinking）」。

在兩強對抗的過程中意識型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戰爭時因為有共同的敵人，所以並不明顯，但是戰爭一結束，意識型態之爭就變得非常明顯。杜魯門在一九四七年三月發表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中描繪了世界面臨不同意識型態的抉擇。由於自由主義及共產主義都是全球性的思想體系，雙方都把世界描繪成一個舞台，舞台上的意識型態之爭無法與政治權力鬥爭區分，世界不是屬於美國陣營，就是蘇聯陣營，沒有中間路線。任何人都必須適應這個新的戰略局勢。

冷戰與第三世界（The Cold War and the Third World）

戰後，美蘇兩強對抗的局勢並不明顯，因為此時的中心在於如何重劃歐洲，也就是「德國問題」。蘇聯在戰略上堅持把波蘭變成一個與德國之間的緩衝地；在政治上支持波蘭及德國的共黨人士。但是這幾點都和西方國家的想法牴觸，於是德國問題的處理逐漸演變成東西方的對抗局勢。

冷戰的第一個特點是歐洲兩大集團的裂痕加深。一開始並不明顯，因為各國都忙著不具意識型態的重建行政事務，但是過了不久政治上的差異變顯現出來，蘇聯因此不願加入 IMF 及 IBRD，西方也懷疑蘇聯想透過其附庸國發動戰爭造成政經混亂以控制西歐及南歐，西方的擔憂反應在肯南（George Kennan）等人所提出的「圍堵策略（strategy of containment）」中。圍堵策略有兩個重要要素：一、消極地向某些地區提供明確的軍事保證，不過這得到軍方的贊同；二、積極地提供歐洲及日本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使他們不受共產主義的誘惑。並認為世界有五大工業及軍事權力中心：美、蘇、英、德及中歐、日，只要美掌握另外三個就處於不敗之地。

整體結果是美國成為西方世界的保護者，在經濟上的方案是「馬歇爾計畫」，在軍事上則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但是這些卻加深了東西方的猜忌及裂痕。針對北約，蘇聯也成立了華沙公約集團（Warsaw Pact），並且發展出新的理念：任何共產主義國家都應堅持共產主義，決不允許放棄。這個原則演變成後來的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在一九五六年及一九六八年分別在匈牙利及捷克鎮壓改革運動。

第二個特點是在世界各地有逐漸升高的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影響是全面的，傳統的秩序被破壞，各地反抗殖民的運動紛起，這種混亂的局面使得東西之間的對抗迅速漫延開來。首先在一九四六年伊朗事件中美國對蘇聯採強硬立場迫使蘇聯從伊朗撤軍得逞，從此美國在其他地方面對蘇聯時也如法炮製，並同意應聯合處理在地理上可阻止蘇聯向東地中海及中東地區擴張的國家發生的危機，顯現出地緣政治的考量。在遠東地區的印尼、越南及馬來亞等地區，美國也盡力防止共產勢力的介入，不過一開始美國並不願意完全支持那些第三世界或殖民帝國的政權，但是在五〇年代後則轉趨強硬。原因有：一、彈性的圍堵策略受到美國國內強硬派的反彈。二、韓戰。最明顯的變化在對南韓的軍事援助、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上與東亞國家簽訂的許多軍事同盟。

第三個特點是兩大集團間軍備競賽增烈。美國除了在一九五三年因試圖抑制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國防支出下降外，其他時候都是大幅成長的；蘇聯除了一九五五年到五七年間赫魯雪夫推動和解政策和加強民生消費品的生產國防經費減少外，其餘時間也都是增加的。充分反應出兩極世界的特徵。另外，美蘇兩國也在核子武器、飛彈及傳統陸海空的武器設備上展開了多層及多元的軍備競賽。

第四個特點是各自成立相關的全球性軍事聯盟。剛開始美國較活躍，一九七四年美國對希、土提供安全保證是第一個跡象，一九四九年成立北約則是一項明顯的標竿。其後美國又與加、澳、紐、日、南韓、台、菲簽訂雙邊軍事協議，一九五四年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五五年擴大為中央公約組織。在七〇年代初期，美國向世界近一百多國提供軍經援助。而蘇聯則是往第三世界發展，為了向世界推銷共產主義，蘇聯必須加強與外界的連繫，正好此時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急欲擺脫新殖民主義的影響，寧願放棄西方的援助，使得蘇聯有機可趁。蘇聯雖然和第三世界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但是也它和中共的關係產生不利的變化。

在美蘇以條約、貸款與武器輸出等方式擴張勢力爭取世界之時，一種新興的力量在一九四一年開始發展了起來，這就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成員剛擺脫歐洲帝國的控制，不願成為任何強權的附庸國，之所以稱為第三世界，表示它們認為自己既不屬於美集團也不屬於蘇集團。一九五五年四月出席萬隆會議的國家大致上符合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定義，但出席的國家不見得是所謂的「不結盟國家」。這些國家和兩大集團的關係複雜，有的長期親蘇，有的堅定親美，有的奉行正宗的不結盟政策，有的接受某集團援助但不完成依賴。

兩極世界的瓦解（The Fissuring of the Bipolar World）

雖然在一九六〇到一九八〇年代美蘇一直是世界的重心，但是國際上出現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使權力體系兩極化的程度大為降低。此外美蘇兩大集團間也出現了分裂，最具影響的是中蘇共的分裂。然而美國當時忙於韓戰及台海問題，所以並未注意到這項變化。中蘇的分裂表現在邊界衝突及其所導致的軍備競爭、在第三世界中爭領導權。雖然在當時中國並不足以撼動蘇聯的地位，但已成為蘇聯頭痛的問題。

西方世界也有分裂產生，主要由法國戴高樂抵制美國霸權而起。他主張歐洲獨立自主、擺脫超級強國的宰制，獲得許多反美國家的迴響。長遠來說這些分裂都不太嚴重，但都可以意識到兩大陣營都在發生分裂的事實，整體而言，歐洲因冷戰而分裂兩大封閉集團的時代已過去。

兩強中，美國較能適應新的多元化國際環境。因為即使法國反美，但絕不會發生實際上的衝突，而且美國原本就認為獨立的歐洲符合其利益並可減少其負擔。雖然強大的歐洲聯盟會使蘇聯不安，不符合蘇聯最高利益，但蘇聯仍和西歐進行選擇性的和解及經濟合作政策，原因有：一、科技貿易的利益。二、促使歐洲脫離美國的搖控。三、中共在亞洲對蘇聯的挑戰。

但是美國在六〇年代出也有適應新局勢的困難。首先，美國對中共取代蘇聯成為世界革命的鼓動者後，便對「亞洲共產主義」十分反感，尤其是對中共。最使美國頭痛的是越戰問題，事實上中國和越南的關係傳統上是敵對的，中國對蘇聯提供北越大量軍備也感到不滿，不過美國並不了解這一點，也沒注意到共產國家之間的裂痕，所以認為蘇聯和中共同為北越的支助。

美國在越南及中南亞其他地區從事的長期軍事行動對國際權力體系及美國國

民的心理產生巨大的影響，重要性超越了本身的戰略意義，至今大多數美國人對美國在世界上應扮演何種角色仍受到這場戰爭的影響。廣義的說，它可算是美國文明及其憲政體制所發生的一場危機。第一、它證明軍事裝備和經濟生產力的絕對優勢並不一定能轉變為軍事效率。本書的觀點是大規模和持久的列強戰爭中，如果雙方獲勝的機會均等，科技和經濟就會成為致勝關鍵。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美國都有絕對的優勢，但卻無法發揮出來，一、因為美國的對手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對美構成重大威脅的國家，所以不可能使用原子彈。二、這場戰爭中美國的合法性及有效性都有問題，如果造成重大傷亡，必然造成美國人民的反對，因此傳統戰爭的打法也受到許多束縛，例如：不能穿越中立國寮國的胡志明小徑，不能刺激中蘇共。於是戰爭變成逼連串小規模的叢林戰，不利美國。三、美國認為這是一場有限戰爭所以不可能動用預備部隊，也不可能把經濟轉為戰時編制。四、美國不是為了自己而戰，是為了爛掉了的南越政權而戰，所以根本沒有氣勢，不願犧牲一切去爭取。對美國這種開始的民主國家，打一場半推半就的戰爭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場戰爭對美國長期的影響應是使美國能重新考慮政治及戰略上的優先順序，並通情達理的加以調整，以適應世界的重大變化。而短期的影響有：一、巨額的戰爭支出及詹森總統的「大社會」內政措施使美國經濟受到影響。二、蘇聯在此間不段增加核武及海軍能力，與美國勢均力敵。三、為保護腐敗政權而戰，使美國失去西歐及第三世界的忠實支持。戰後美國內部不願在為別人而戰的呼聲，使美國盟邦不安，第三世界國家考慮向另一方靠攏。

第二、美國在長達約十年的時間中完成忽略了中蘇分裂的嚴重程度，錯過了擬定對策因應的時機。不過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就任總統之後迅速糾正了這個錯誤，他與其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都看出世界權力正在發生變化，新興勢力正在削弱兩超強的霸權地位，軍事上兩強仍領先，但其他方面世界已變得多元化。對於多元的世界抱持歡迎的態度，認為幾個強權和諧共存相互制衡誰也不能控制誰，是一個比兩極世界更安全的世界，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在兩極世界中一方之得必為一方之失。

於是美國與中共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接著日本也跟進和中共交往，亞洲的冷戰到此便結束了。在歐洲也發生變化，蘇聯迅速與美簽訂 SALT1，並積極與鐵幕外國家的關係。但是尼克森在一九七四年因水門事件下台，也中止了這一切。美國人民開始不信任政府，由於七〇年代美國面臨嚴重社會問題，國際地位下降，

因此對外政策變化無常，充分反應在繼任的卡特總統上。接著的雷根則是以意識型態的角度去駕馭世界，以非常強硬的態度處理與共黨國家的關係。這些都足以使美國忽視正在形成全球強權政治的重要勢力，看不清兩極世界已變成多元的事實，也忽略了蘇聯正在改變的事實。蘇聯雖然在此時加強了自己的實力，但同時美國也在越戰和迅速的恢復其軍事實力，於是美蘇又展開軍備競賽。但是蘇聯的經濟根本不足以支應這樣的競爭，而陷入經濟危機中，國際地位開始下滑，同時中蘇之間的分歧也加劇。

世界經濟平衡的變遷，一九五〇—一九八〇

尼克森認為當時世界存在五大經濟力量：美、蘇、日、中、西歐，將主導世界經濟並影響世界其他方面的前途。本書的統計數字不可能很精確，因為各國所採用的統計方式不盡相同，封閉社會不願公開統計數字，匯率也會隨時發生變化。但仍可大致整體的發展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變化的第一個特點是世界工業產量空前的成長率。因為破敗經濟的復甦，新興科技的發展，經濟重心由農業轉向工業，在計畫經濟架構下對國家資源的開發利用，及第三世界不斷工業化。同樣的原因，戰後世界貿易的成長也相當驚人，雖然某種程度來說是因為先進工業國家製造業貿易額大幅增加所致，但對原產品的需求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也使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快速。不過從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來看，成長比率偏低，各國受益程度也不平衡，有些國家非常落後，有些國家經歷綠色革命農產大幅提高，有些國家盛產石油成為 OPEC-LDCs，特別有一群第三世界國家，即南韓、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俗稱的「貿易國」。

第二個特點是世界上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同，對國際權力均勢產生重大影響。日本在戰後經濟突飛猛進，可能因此美國在韓戰中的龐大需求所刺激，同時引用並改良西方的生產管理辦法。並且日本在戰後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國家，幾乎無國防經費的支出。中共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但由於中國的潛藏實力及其充滿敵意的態度使它備受注目。西歐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而是一個地理概念，但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歐洲各國確實有共同點。最明顯的一點是採取不同於戰前封閉式的經濟結構，造成「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但是各國發展速度就不盡相同了，義大利起跑點落後所以成長速度最驚人，英國看不清早已失去強權地位的事實，沒有進行經濟改革，所以相對的有衰弱的趨勢。西德藉著原本的經濟實力，

加上和日本一樣不需要投入在軍事上，所以經濟成長非常快速。法國的經濟雖然受到殖民戰爭、國內政黨傾軋影響，始終無法快速成長，但是它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卻超過其經濟實力。

蘇聯和其附庸國的經濟和其本身相比的確有傲人的進步，但是仍無法和西方世界相比。蘇聯有兩個嚴重的缺失掩蓋了它的成就：一、經濟成長率持續下降：因為一開始時蘇聯投入大量勞力資本，但是當現有勞動力已充分運用後，工業生產成長率就自然下滑了。另外由於體制僵化及氣候惡劣，蘇聯的農業也一直無法有所進展。二、經濟「相對」停滯：相較於同時期日本、西歐的進步，蘇聯顯得落後。

美國在六〇年代開始衰退，但不是因為其生產力下滑，而是因為其他國家的生產力明顯提高。事實上以往雖然美國的經濟狀況非常好，但是其標準化及大規模的生產方式使得運用新方法及機器提高產量的可能性降低，高消費的及習慣降低了個人儲蓄率，軍事以外的研發比例降低，國防經費佔 GNP 的比例極高。美國龐大的跨國公司向海外強迫推銷，但卻使大量資金外流，最後尼克森總統不得不終止美元及黃金的掛鈎，採取美元對其他貨幣的浮動匯率，結束了布萊頓森林體系。但是宏觀來看，美國維持了自由世界的經濟秩序，雖然它的經濟有逐漸萎縮的趨勢，但世界經濟權力的重分配對美國開放市場及資本主義兩大傳統並沒有太大的傷害。

本文的統計數字顯示：低度開發國家的局部復興使之在世界產品市場中佔有一定的比例；日本的經濟顯著成長，中國的經濟成長程度則稍遜；歐洲經濟共同體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比例下降，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集團；蘇聯的比例則持續下滑；美國在快速衰退的情況下經濟實力卻仍比其他國家強。到一九八〇年，世界銀行關於人口、平均國民生產毛額的統計顯示，世界經濟權力出現多元分配的現象。最後，這些生產力的長期變化本身並沒有多大意義，但如果與強權政治一併比較可看出重要性，不管政治經濟制度有多不同，經濟成長率的不平衡遲早會引起世界政治和軍事均勢的變化。

第八章：邁向二十一世紀

回顧與預測 (History and Speculation)

本章對當前世界經濟和戰略趨勢作合理的推測，但不能保證必然會變成事實，要預測未來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回顧過去。本書的第一個論點是世界上存在一種由經濟和科技發展所驅使的變動力，影響了個別國家的地位。全球成長速度不同是因為科技、生產和貿易型態的改變和對增加財富新方式的接受力。第二個論點是經濟成長速度的不平衡對不同制度國家的軍事力量的消長和戰略地位產生重要和長遠的影響。世界軍事力的消長隨生產力的變化發生，國際體系中國家的興衰總是與列強間的戰爭有關，勝利的都是資源雄厚的一方。

對未來預測的建立有幾項依據：一、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世界上沒有比利己的主權民族國家更大的權威。二、每一個特定時間裡總有一些國家擴大或縮小了它們的相對權力。三、世界的生產與貿易結構正以空前的速度變化，除了發生重大變故，這些變化及科學上的新發展必然影響國際事務。四、這些成長的速度將會參差不齊。

當今世界有兩種趨勢：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全球生產力量集中於太平洋盆地）及軍事支出激增。它們應是獨立但互相影響的，第一種趨勢導致各國成長財富及生產力以不同速度成長，社會繁榮度也有差別；第二種趨勢則消耗國家資源。廣義而言，這兩種趨勢都有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意義。一國要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之間的關係。

如果想在二十一世紀保持列強的地位，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為國家利益提供軍事安全的保障，滿足國民的社會經濟需求，確保經濟成長。最後一個條件最重要，積極來說可提供國家所需的民生及軍事需要，消極來說可防止國家經濟衰退損害國民經濟及軍事的安全。這三個方面必然相互競爭，搶食國家資源大餅，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各退一步取得大致平衡。但隨著各國地理、政治和文化環境的不同，解決方法也有差異。總之，一國若不能使國防、消費和投資三方面的需求達到大致平衡，就不可能長久保持列強地位。

中國的平衡術（China's Balancing Act）

中國對武器現代化、人民的社會需求及現有資源投入非軍事性生產這三方面的需求比任一國都強烈。在外交及戰略上，中國始終認為自己處於被孤立的處境中，並且和其主要對手相比，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不算強大。儘管如此，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所推動的改革值得注意，首先中國裁撤冗兵留下精銳部隊，實施大規模武器現代化並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發展核子科技。但是因為資金不足和研

究設備不齊全，所以武器的研發到使用間隔相當久。在財政方面中國的國防支出只有超級強權的八分之一左右，無法與超級強權勢均力敵。

不過中國的軍事力量的確有進步，在中亞地區形成一種大致武力均勢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是過去數十年來經濟迅速發展，軍事力量因而大幅提升。一方面中國的製造業本來就頗具實力，又推動綠色革命及市場經濟改革解決因人口問題而加劇的農產不足的問題。在工業上採取一些自由化的措施，解決因長期採行高壓拙劣的計畫經濟所造成的問題。另外就是嚴格控制國防支出，禁止軍隊消耗其他方面所需的資源，全力發展經濟。

中國未來可能對國際造成下列影響：一、中國的經濟成長雖然會促進對外貿易，但不可能過份發展對外貿易，可能成為一個重要的低成本商品生產國。因為中國腹地遼闊、人口眾多、原料豐富，且政府有意維護獨立的地位。二、中國一改往昔，致力與鄰國甚至有敵意的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戰爭的爆發會使資源轉移到軍隊。

中國有誠意追求和平，但也決心維護自身的獨立。在處理與其他列強的關係上表現獨特的風格，突顯出它在當今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真正獨立角色的重要性，它精明運用各種手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戰略方式。雖然目前中國嚴格控制國防支出，但在未來戰略上絕無意屈居輕量級國家，而是有強權政治的含意。

日本進退維谷 (The Japanese Dilemma)

日本在國際上一直奉行全方位和平外交 (omnidirectional peaceful diplomacy)，但是卻面臨困境：一、日本經濟快速發展使它在世界經濟和強權政治中享有特殊而有利的地位，但一旦國際情勢發生變化這種微妙而脆弱的地位就會受到威脅。日本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所以希望透過外交妥協加以減緩或疏導，總是主張和平解決爭端，以免自己受害或處境尷尬。二、日本在經濟及科技上的成就對以出口為主的經濟擴張本身產生一種「剪刀效應」。一刀是亞洲其他新興工業國紛紛仿效，急起直追；另一刀是美歐各國對日本產品無孔不入的傾銷感到不滿，採取一些限制的措施。這些難題可能代表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繁榮結束，貿易順差減少及經濟成長速度減緩。三、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使日本的社會保險支出額增加，喪失經濟發展潛力。

雖然如此，日本未來仍可能發展的比其他列強快，因為：一、日本極度依賴進

口，隨著世界貿易關係的變化，日本將從中獲利；二、日元迅速升值可能使日本喪失部分海外市場，但同時大幅減少進口成本，使日本工業保持競爭力，維持低通貨膨脹率。三、日本不斷發展二十一世界最有利可圖的高科技產業，並在先進電腦生產、生物科技及工業機器人方面極有成就。

除上述因素外，尚有一些結構性的因素使日本具有競爭力。一、日本通產省指導日本經濟發展，擬定研究計畫，提供所需資金，並為衰敗產業處理善後。二、日本政府撥給研發工作巨額資金，但大多數由工業界自行負擔，所以更能針對市場需求。三、日本國民儲蓄率極高，政府提倡個人儲蓄，不豐厚的退休福利使得日本人民不得不以積蓄養老。四、日本公司的國家市場受到保障。五、日本勞動力的素質高。這五項因素為日本工業奠定堅實的基礎。不過，日本以產量為主要考量的制度對強調個人獨立的行為模式卻是一種困惑及挑戰。

除了工業之外，日本為了解決大量貿易順差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鼓勵銀行向海外大量投資，結果使日本成為全球主要的債權國。日本膨脹的金融角色在其工業優勢地位受到重創之前就已形成，身為一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國家，日本的沒落會非常緩慢。不管人們如何估計日本將來的經濟實力，有兩個事實是十分明顯的：一、其生產力非常強大，經濟十分繁榮，而且會越來越發達。二、其軍事力量和國防支出獨立於世界經濟秩序，因為受憲法規定並且有美國為安全上的靠山，所以日本的軍事支出不會增加，不過年輕一代的日本人可能會有相反的做法。

日本因為以下原因不願增加軍事支出：一、國內及其他國家因為戰爭的傷痛而反對日本大幅度的國防支出，也反對日本修改憲法。二、經濟上，若增加國防預算勢必要擴大公共支出赤字或增加稅收來支付，並且認為龐大的國防並不能保障日本的安全，不如做一個貿易國來得好。三、擴大軍備會導致與鄰國的緊張關係，如蘇聯及中共等國家。諷刺的是，美國卻又認為日本應平均分攤西太平洋防務的支出。所以日本基本上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狀態，也更能解釋為何日本希望維持國際局勢的穩定，以免影響它本身的安危，畢竟在毫無秩序的強權世界中單靠經濟並不能保證長治久安。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潛力與問題（The EEC-Potential and Problems）

從潛力上來看，歐體顯然具備成為強權國家的財富、規模及生產能力，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區域，在軍事上也不能小看它。但它在世界上的實際實力遠低於其經濟和軍事力量所顯示的程度。原因很簡易，因為它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在軍事上，儘管北約試圖將各國軍隊標準化，但沒什麼效果。在政治上，各國也各有各的利益及傳統，無法制定出統一的對外政策。另外，歐洲在戰後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已出現停滯的現象，甚至有可能衰退了。

如果我們扼要觀察歐洲三個主要國家：西德、英、法的軍事及政治情況，就可發現歐體的潛力正受眾多問題的威脅。西德在戰後的經濟發展雖然遭遇一些困難，如高失業率、對共同體農業負擔過重及人口老化、年輕人不在執著於工作的社會問題，但基本上都是可以克服。兩德統一後理論上應不會變成侵略性的國家（因為非納粹化的新生代統治者及歐洲其他國家的反制），但是統一的困難重重（嗯！現在早已統一了），因為對蘇聯來說是嚴重的打擊並可以引發東歐的連鎖效應（已經發生了）。所以西德面臨的具體直接的問題是如何制定切實可行的國防政策應付歐洲發生的戰爭。

實施核子嚇阻有天生自相矛盾的衝突，建設強大的傳統防禦系統也無法杜絕戰爭對德國造成的傷亡損失，所以西德一直積極尋求歐洲的和解，堅信經濟上的互賴可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並只考慮歐洲地區的安全，無意謀求歐洲以外的利益。這一點也常引起和美國的歧見，西德也不得不與美國妥協。在國際政治中西德處於尷尬而特殊的地位。

英國的經社情況使它很難適應戰後科技及製造業的變遷情勢，其製造業直線下滑、失業率不斷上升，北海石油雖可增加收入，但導致英鎊幣值飛漲許多出口工業失去競爭力，開採完後英鎊又持續下跌，轉向拓展不具生產力的服務業。英國把大部分投資用在軍事研發上並且在國外擔負大規模戰略承諾，始經濟萎縮和戰略地位過於膨脹的不協調更為嚴重。要解決這個問題，英國必須削減軍事預算，降低軍隊效率；或減少海外部分防衛承諾。但是由於各項政治或安全因素，英國又無法這麼做，於是陷入兩難困境。

法國所遭遇的問題和英國差不多，只是它的經濟狀況比英國好一點，所以問題看起來沒那麼嚴重，另外由於法國國內贊同它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做法，所以國內反對聲浪也不若英國嚴重。歐體的問題在於：一、由不同社會政治體制所構成的歐體是否能像其競爭對手一樣迅速處理嚴重的失業問題。二、歐體公司的規模本身就不大，加上由個會員國政府及歐體執委會共同制定工業策略的情況下，能有足夠的力量保持高科技領域中的競爭地位。

蘇聯的矛盾重重（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Contradiction”）

蘇聯共黨領導人強調不能在經濟上居劣勢，同時敦促國民提高生產，但是自己不能協調兩者的關係，更不能改變重軍事的傳統，結果對於商業競爭力產生了不良影響。蘇聯今天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經濟基礎結構，農業因為天然環境的限制及實行農業社會化的結果，成為蘇聯經濟最薄弱的一環。工業方面缺乏勞動力和能源，官僚主義計畫經濟也限制了針對消費者需求調整生產的能力。能源供應不足、高科技領域的挑戰及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的人口問題，使情況更嚴重。改革卻面臨政治障礙：一、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二、國防支出尾大不掉。

中長期來說蘇聯的軍事困難主要來自於經濟及人口問題，經濟的不良使得蘇聯的軍事科技大為落後，勞動人口減少及種族問題使蘇聯可用的人力不足。另外，迅速變遷的國際軍事情勢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核武上，出現了即使有核武也無法使用的狀況，因為美蘇間的核武均勢使得它們不能保證使用核武的同時自己不會受創，並且更面臨核武擴散的問題。在傳統武力上，當前形勢是沒有一方有足夠的實力取得全面勝利。因為雖然蘇聯的武器總數多，但是考量了傳統武力平衡分析（北約各國較平衡，華約則頭重腳輕）及軍事聯盟的整合及凝聚力（蘇聯必須面對不太勞靠的東歐和中國）後，雙方實力大致上是平衡的。

所以蘇聯也面臨了軍事及經濟的抉擇，蘇聯明白經濟對持久的列強聯盟戰爭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可能放棄科學社會主義來發展經濟，更不可能大幅削減國防預算影響蘇聯的軍事核心。

美國的相對衰落（The United States：The Problem of Number One in Relative Decline）

預測美國未來時最好和蘇聯對照比較：一、美國雖然衰落的比蘇聯快，但問題並無蘇聯嚴重，其絕對實力也比蘇聯強大很多。二、美國社會結構非常鬆散自由，比蘇聯容易適應世界環境的變化。但是美國仍有下列問題：一、在軍事戰略上能否在國家安全及履行義務之間取得平衡。二、是否能在世界生產型態不斷變遷的情況下使科技和經濟基礎在相對衰弱中保持相當實力。美國必須面對戰線過長，也就是美國的全球利益和所承擔的全部義務遠超過其承受的能力。

這個問題以三軍部隊兵力與戰略不協調最為嚴重。另一方面，美國若無盟友幫助，要保衛所有海外利益也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美國的大戰略困境仍然存在。除了人力不足外，效率上也有問題，主要是科技的進步使武器複雜化，不但需大量資金投入，也使得武器短期補充不易。美國受到預算的限制，加上不同地區不

同的事件適用不同的武器類型，使得效率問題擴大。所以有人質疑美國的現行國力能否保證美國的大戰略正常運作？還是應該改成更有效率的戰略？

美國的大戰略也面臨經濟的挑戰，一、與世界工業產量相比，美國工業相對衰退。二、農業衰退，保護主義思想抬頭。三、金融體系出現不穩定的現象，造成巨額逆差，使美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但是單憑這些現象就斷定美國經濟出現危機是太過武斷，但從美國大戰略及有效長期的戰略來看就不是好現象。最後討論低經濟成長和高國防支出的關係，這些趨勢會使美國處境更加為難，如果美國減少對軍備的投資，全球都會感到不安全；如果大舉投資，短期內會有安全感，但經濟和商業競爭力下降，長期來說危害美國的安全。

美國政治家應認清這項趨勢，控制住情勢的發展，使美國衰弱的速度緩慢且平穩，避免只注重近利而忽視長遠的政治利益。國際政治已走向多元化，在多極體系中美國的經濟軍事綜合實力可能仍大於其他國家，但差距並不懸殊。美國的衰退是相對地，不是絕對地。從美國仍具相當的實力看來，美國今後應具備調整美國外交及戰略的能力，以實現國家義務與國家力量之間的平衡。